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至八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王　鉞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禮儀部二十五 死喪 喪儀 始卒 復 殯殮 含 襚 夷盤 重 銘旌 棺槨 訃告 祭奠

死喪一

原釋名云死者澌也消澌也又以死為物故言諸物皆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也 增爾雅曰崩薨無祿卒殂落殪死也 易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書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　曲禮天王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死寇曰兵　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禄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庶婦卒於適寢内子未命則死於下室士之妻皆死於寢　文子曰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知於分理也愚人之同

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　莊子曰人之生氣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增説苑子貢問孔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原物理論曰人含氣而生精盡而死猶澌也滅也譬如火焉薪盡而火滅則無光矣故滅火之餘無遺炎矣人死之後無遺魂矣　增張子西銘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

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又曰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則死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常有無也

死喪二

原氣散　形存上詳前　論衡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　數盡

物故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

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下詳前

朝露 隙駒 溘先朝露莊子云人生天地間如白駒過隙注白駒隙中日光

增埋玉 懷瓊 世説庾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著泥中使人情何能已 左傳魯公孫嬰齊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不敢占三年言之暮而卒

原就木 歸泉 左傳則就木焉 劉禹錫表逼迫歸泉之路

反眞 怛化 俱出莊子

宛其 詩宛其死矣

溘然 憂傷 畏慼 孔融與曹摽書云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 淮南子云乘舟遇風波而恐死自挾水中非不貪生也畏死也惑於畏死而忘生也

逝川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人所不免 物之

自然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五帝之聖三王之仁五霸之賢烏獲任鄙之力孟賁慶忌夏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漢文帝遺詔曰朕聞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下之至理物之自然奚足甚哀　為一棺土　託萬鬼鄰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軀死有一棺之土陸機王侯挽歌辭曰昔居四人宅今為萬鬼鄰　瑱播歛　貝玉含上詳歛下詳含　說驂而賻　祭服以襚上詳賻下詳襚

死喪三

原歸室詩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捐館蘇秦傳奉陽君捐館舍　云亡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增不諱丙吉傳君即有不諱司馬遷傳恐卒然不可諱　原短折見前

天昏 札瘥天昏注未名曰昏

人終 崇啓期曰死者人之終居常而待終何不樂乎

物化 文子曰其死也物化

增夢棗 酉陽雜俎王子董善占夢有人夢棗董曰棗字重來來來呼魂之貌其人果卒

夢桑 佩觿録丁固夢井中生桑以問趙直答曰桑文四十八字君壽恐不過此果然

倚槐 廣陵王克淵夢倚槐樹而立湯元慎曰廣陵死矣槐字木旁鬼也

刈蘭 左傳鄭文公妾夢天與巳蘭而生穆公後刈蘭而卒

丘首 禮狐死正丘首仁也

敗蘭 劉孝標辨命論顔回敗其叢蘭

蓰豆 西京詩話宋師伐金陵城將攻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蓰蓰物落如豆著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墮於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鍇死圍城中後王平甫和蓰字韻詩曰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蓰

原薤露

風燭 權集萬事風燭九原

草露

增舟壑莊子藏舟於壑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寐者不知也　夜臺

浮生李白浮生若夢　原大夢　生死齊列子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川閱水川閱水以成川人閱世以成世　增海揚塵麻姑傳東海行復揚塵矣

泰山頹　梁木壞檀弓孔子早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奠兩楹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寢疾七日而卒　講東堂後漢周磐年七十三謂子曰吾夢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東堂之奥既而長歎豈我齒之盡乎其月卒　歸休乎王通有疾召門生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卒　神往

矣 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厲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

論大衍 李適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

書白駒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釜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果卒

夢黃羆 晉春秋平公疾夢朱羆窺屏左傳亦載此事而云黃羆入門

見白雞 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吾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

玉魚符 戎幕閒談唐貞元中司勲郎中李朝歸第夢二黃衫人引至戶外中有人曰未當至須玉魚符也後朝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

甲馬聲 邵氏聞見錄富公元豐六年疾病五日大星墜於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登鬼

錄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觀其姓名半登鬼錄

填溝壑公孫弘傳恐先狗馬填溝壑無以報德

玉樓成李長吉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上帝成白玉樓立召君天上差樂不苦也少時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

文星墜明永樂時周新按察浙江擒錦衣撾民者置於獄上怒收新斬之是夕太史奏文星墜

原大命殞墜左傳楚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馬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殞墜

形體獨陳白虎通屍之為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存

增

顏子早死顏子年二十九而白髮三十二而早死

曾子正斃檀弓曾子寢疾樂正

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歲辰之讖 續漢書鄭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將終也有頃寢疾而卒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嗟

月酉之應 譙周傳晉文王為魏相國下書辟周周至漢中困疾不進巴郡文立見周周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謂八月

月犯少微 晉書月犯少微占者曰隱士當之時戴逵有美才人以為憂俄而謝敷卒

星見豫分 祖逖傳初有妖星見於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乎乃天不佑

國也戕卒

月蝕東壁　鄴侯傳開元中燕公為左丞相集賢學士將薨而月蝕東壁

星流營中　蜀志諸葛亮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有星赤而芒角自北而南流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戕而亮卒

星殞寢室　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殞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庭

鵩止坐隅　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乃為賦以自廣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鳥來集于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

雷電晦瞑　言行錄劉元城器之死時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

溪流泛漲　朱子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卒於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春子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年合抱之木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屽為洪濤捲去數百尺

武擔石

折 本傳蜀武擔石折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當死乃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卒

太液池涸 丘處機自號長春居士元太祖乙酉歲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雷鳴

炊釜 古今五行紀宋儒景直家在廣州炊釜中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花生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萎景直旬日卒

風起竈突 後漢方技李南女傳父風角術為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求歸辭二親姑不許乃跪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如期而卒

節度饋羊 宣室志李德裕南行名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已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

免否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

刺史具鱠 邢和璞居高頼問有頼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於魚餐而休於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果病鱠卒

諺傳冰稼 青箱雜記唐天寶中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其年冰稼而寧王卒熙寧三年草木皆稼衆謂大臣當之未數日韓琦卒

詩定破瓜 談苑呂仙翁有詩與張洎言將作鼎鼐其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字洎年六十六而卒乃悟

水窮天盡 古今詩話李績長源一日忽有人在牀下誦詩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續斥曰誤矣豈非坐看雲起時耶答曰此雲安能起茲必死期故來相別數日而卒

雲穿雪壓 摭遺廖融作詩曰雲穿擣藥屋雪壓釣魚舟自解曰屋破雲穿其中

無人也船為雪壓無
用也後六十日而卒

醉卧花間 翰苑名談何正中初及第聞郭從周精卜

求占從周贈一詩曰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泰
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公後八月十五
改知制誥出泰州
又改知杭州卒

醉卧藤陰 冷齋詩話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好事近詞云

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
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
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
光化亭方醉起以玉盂汲泉笑視而卒

歷日無多 貢父

詩話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
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有林頭歷日無多字屈
指明年七十三之
句果以是歲終

春風獨步 蓋時敏字志學全末兵亂人多逃竄時敏生纔

踰月父母挈之以逃啼不止棄於草中兵退十九日將
尋瘗之見其神色明潤木葉覆庇其身有兎乳焉年老

如童一日無病集親朋攝衣冠危坐取筆書偈曰七十五年人間住強認臨清是鄉故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時無一事但有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春風獨自步書畢端坐而逝

原嫁娶不見 魏志管輅字公明自歎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卒時果四十八歲

增太平不與 竇儼書謂盧多遜揚徽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年四十二果卒

原時有短長 左傳左右謂邾文公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曰命之短長時也

壽非金石

死喪之戚 詩兄弟孔懷

修短之命 文選生有修短之命

死生契闊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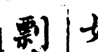
增壽夭須臾 出莊子

原出生入死 老子出生入死之徒十有三

畏死忘生 詳前

夜舟難守　朝露易晞　死生有命　修短無期　增生寄死歸　存順沒寧　白駒易往　素蓋俄歸　東流逝矣　北首長辭　魂遊北斗　水閱東川　遽委魄於松門　奄歸魂於蒿里　去白日之晧晧　襲長夜之悠悠　彷徨乎塵埃之外　逍遥乎無為之表

長沙空庚日之災　北海奄巳年之夢　庚子戒日止鵩生憂　辰巳臨年巢鵂起歎　洪波振海終不到於蓬瀛　流電促人詎有固於金石



死喪

原詩後漢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設不御旨酒盈觴杯　晉張載七哀詩曰北卭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人墳皆云漢代主恭文遥相望原陵鬱膴膴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毀壞過一杯便房啓幽户珠匣離玉體珍寶見剽虜　宋吴邁遠臨終詩曰傷歌入松路斗酒望青山

誰非一丘土參差前後間　劉元濟見道邊死人詩曰
淒涼徒見日冥寞誰知年魂兮不可問應為直如弦
原賦　漢張衡髑髏賦曰死為休息生為役勞冬水之凝
何如春氷之消榮位在身不以輕於鴻毛巢許所恥伯
成所逃況我已化與道逍遥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
堯舜不能賞桀紂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劒戟不能傷以
陰陽同其流以元氣合其朴以造化為父母以天地為
牀褥以雷電為鼓扇以日月為燈燭以雲漢為川池以

星辰為珠玉合體自然無情無欲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行而至不疾而逐　宋鮑昭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彼中阿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淒淒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若斷弦如影滅地猶星霣天棄華室於明世閟金扃於下泉永山河以自畢眇千齡而弗旋思一言於向時邈衆代於古年

喪儀

増周禮天官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

大夫不重　地官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　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其丘籠及蜃車之役　春官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　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

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　鬯人大喪之㴩共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貍之　鬯人大喪之大㴩設斗共其釁鬯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喪則出陳之既事藏之祖廟之中沃盥設燭　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　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典庸器大喪廞筍虡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太卜凡喪事命龜　太史大喪執瀍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

事考焉小喪賜謚　挈壺氏凡喪懸壺以代哭者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　御僕大喪持翣　司兵大喪廞五兵　士師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　鄉士大喪帥其屬夾道而蹕　遂士六鄉若有

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司隷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

喪大記曰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絶氣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

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元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　漢舊制高皇帝含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

襦如鎧狀縫之以黄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札長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黄金為縷請諸衣衾斂之　東漢制是日后詔三公典喪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宫中近臣中黄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是夜下竹使符小斂如禮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月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　家禮曰喪禮於五禮屬凶禮又曰初終遷居正寢戒内外楔齒舉哀復易服被髮徒跣不食立喪

主主婦主賓相禮祝贊司書司貨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襲設幃及牀乃沐浴設襲奠主人以下為位而哭盡哀乃飯含加幅巾充耳覆以衾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死之明日小斂設牀布絞主人主婦憑尸擗踊袒衣括髮設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死之三日大斂布絞於棺中舉屍納棺中主人以下憑哭盡哀加蓋下釘覆柩以衣舉升堂中少西設靈牀於坐東設主人以下各歸喪次止代哭者成

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各舉哀相弔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告啓期擇日開塋域穿壙刻誌石造明器大轝翣功布方相作神主告遷柩奉柩朝於祖遂遷於廳事乃代哭日晡設祖奠厥明設遣奠遷柩就轝發引乃窆墳高五尺立石碣於其前下誌石反哭虞祭卒哭明日祔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

始卒

原屬纊注見前 易簀注見前 增撤宮懸曲禮大夫無故不徹懸

去琴瑟士去琴瑟 原浴衣拭尸喪大記抯用浴衣注抯言震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屍肉令燥也 用巾拭髮又云抯用巾注抯𤺺也清也用巾拭髮及面也 楔齒用角四又云將含使小臣柶以柶柱張齒令開 綴足用燕几又云綴猶拘也不令其辟戾也

復

原設階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階所乘以升屋者狄人樂吏之賤者 升屋檀弓云復盡愛之道有禱祠之心焉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升屋而號曰臯某復 招魂又云鄴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注死傷者多無衣以招魂鄭注云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返 求生喪大記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疏云復自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

為反

稱名稱字 又云男子稱名女子稱字

公館私館 又云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注不復謂主人惡之也

四郊建綏 周禮云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注云此天子之禮也綏謂旌旗之旌也

三號投衣 喪大記云復者朝服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士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卷衣投於前

復以乘車 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則其復如於家

復以褒衣 又云復諸侯以褒衣鄭注云復招魂復魄也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褒猶進也

復於太祖 周禮夏采職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鄭注云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於太祖天子之禮也太祖始祖廟也

復於小寢 檀弓

魂離

而筮宋玉招魂序曰帝謂巫咸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氣離散汝筮與之死多以矢詳前

增收魂 復體禮記外傳曰人之精氣曰魂形體謂之魄合陰陽二氣而生也形勞則神逝死則難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無涯也鬼者復於土也氣絕而収其魂使反復於體

捉麈登屋齊書曰張融建武四年病卒遺令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

神帛招魂文獻通考宋紹興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檢會典故切詳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考之於古蓋復之遺意也古之復者以衣今用神帛招魂其意蓋本於此

寢於中霤固當復彼東榮 適在他邦自必升其左轂 死實生哀沒西山於九夜 招之將反望北面

而三號　在館在家匪無名數　公侯卿士實有彝倫

小君則褕翟素紗諸侯乃衮衣冕服俱文苑英華復以冕服判

不禄公館須申臯某之儀屬纊私家即罷求幽之義

殯殮

原衣尸復衣不以衣尸　附身檀弓云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附於身謂衣衾棺槨　書日魯卿大夫卒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注不書卒日所以紀恩厚薄

徹帷檀弓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望從又云既殯望望如有從而不及　恥具

又云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者君子不為也

增陳衣儀禮厥明陳衣於房　設

帽 又云設帽以揜形

更殮 後漢書戴封年十五詣太學時同學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殮送歸其家人更殮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大異之

改殯 續漢書曰和帝無諡太后父梁竦改殯之

原殯於客位 坊記云喪禮每加以遠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所以示遠也

斂以時服 虞殯大夫三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斂以時服 吳志張昭遺令斂以時服

東階西階 檀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以簟以席 詳前

五父之衢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引也蓋殯也注葬引與殯引異

兩楹之間 又云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

敬姜始帷 又云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季文無備 季文子卒大夫

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注公在位位阼階西鄉禮曰公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掘肂見衽 儀禮士喪禮云掘肂見衽鄭注云肂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

贈寶示姦 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屍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

熬 喪大記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不至棺也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大夫加粱君加稻也

塗 又云君殯用輴攢置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攢置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攢聚也屋殯上覆如屋者幬覆也暨及也大夫之殯置棺西牆下就牆攢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攢中狹小裁取容棺

後斂俟生 問喪云或問曰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

匐而哭之三日而後斂者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增追殯稍遠 釋名曰殯賓也賓遇之言稍遠

侯以衮斂 左傳許穆公卒於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

殤以棺斂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不以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史佚行之

絞紟衾冒 禮記外傳曰絞者交束之名也紟者堅急之稱也衾者單被也冒者小斂衣故設帽以掩形也

緇冒䞓殺 士之斂服

斂衾夷衾 儀禮死於適室幠用斂衾注大斂聽用之衾也奉屍於室幠用夷衾注覆一柩之衾也

原大斂絞衾 問喪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也

含

原進玉 禮郲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唅曰寡君使容居坐唅進侯玉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臣禮也于君禮也雜者容居人臣而行君禮也 委辟 禮雜記云唅者執璧曰寡君使某含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 口實 春秋說題辭曰口實曰唅象生時食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 瞑受 左傳荀偃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撫之乃瞑受唅 用米貝 禮飯用米貝弗忍虛也 共飯熬 含人共飯米熬穀 行具含玉 左傳齊吳戰於艾陵陳子行命其徒具唅玉注示將死也 死何含珠 莊子儒以詩禮發冢大儒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裠襦口中有珠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

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榮叔歸含 左傳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

諸侯請含 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含使之襲注襲非也賤者事也

賵早含晚 賵以早含以晚

使弔次含 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其次如此也注五者同時而相次也

增含以疏米 家語孔子卒含以疏米

含珠鱗施 呂氏春秋曰含珠鱗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實鱗施施玉匣於死者之體如魚鱗

襚

原秦歸襚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荊彊襚 又云襄公朝於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彊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注傳曰楚人使公親襚襚亦襲也使臣當親襚楚卑襄公

同於使臣也巫祝以桃茢先拂殯君臨臣喪之禮

親襚柳莊 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鄭注曰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也

委衣殯東 禮雜記曰襚者曰寡君使某襚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委衣於殯東

致衣賈人 禮少儀曰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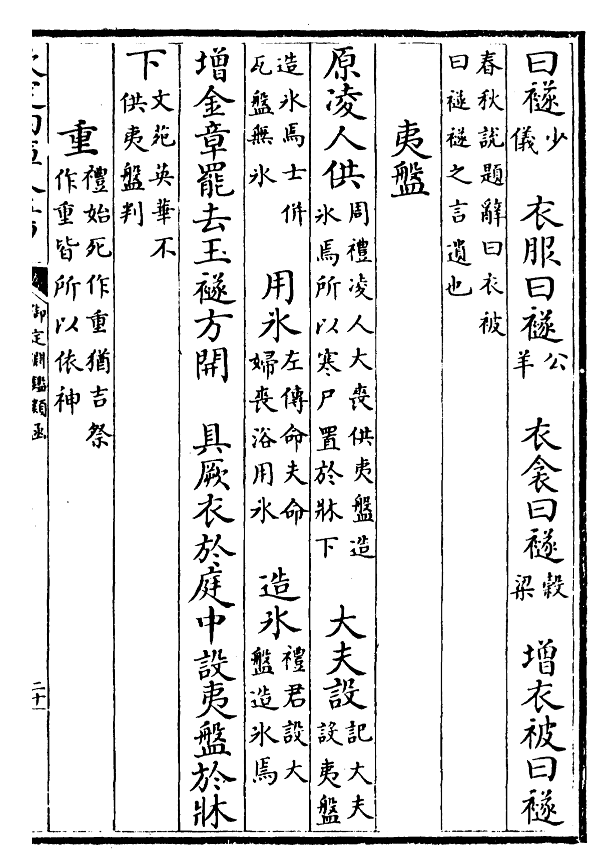
增君使人襚 儀禮士喪禮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原諸侯相襚 禮雜記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注不以已之正施於人也

請襲於牀 檀弓司士賁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不當言諾汰者自矜汰也

先襲拂柩 詳前

敵者


曰襚少儀衣服曰襚公羊衣衾曰襚穀梁增衣被曰襚春秋說題辭曰衣被曰襚襚之言遺也

夷盤

原凌人供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造冰馬所以寒尸置於牀下　大夫設記大夫設夷盤造冰馬士併瓦盤無冰　用冰左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　造冰禮君設大盤造冰馬

增金章罷去王襚方開　具厥衣於庭中設夷盤於牀下文苑英華不供夷盤判

重禮始死作重猶吉祭作重皆所以依神

原鑿木儀禮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木懸物曰重士重木長三尺　冪布又云冪用疏布祝取銘置於重　綴重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馬注作主以綴其重懸諸廟去顯考乃埋之　徹重又云周主重徹馬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既虞埋重既虞而埋之注就所倚處埋之禮　為喪設晉葺宏問曰父在母喪於父大門之外別立凶門便為父子一家有二門蔡謨答曰禮以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木裹之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門是其象也禮既虞作主未有主以重當主本為喪設非以表門恐不為尊卑壓降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今卑私之喪皆別開門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門否　增設重於庭　懸重於廟　埋重於堦　未葬代主　將葬隨柩禮記外傳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猶以生

事之未忍作木主設重於庭懸瓦鬲以養病之米淅之為沐因煮之為粥實之重用葦席蓋之始死之奠用粥未用黍稷故也殷人作主之後聯其重懸之於廟梁去高祖之廟親盡則埋之周人將葬重隨柩而朝於廟之外葬而埋之於階間而後作主也

東漢以木為重 東漢皇帝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人

宋制瘞於黃堂 宋制立重大殮成服日同立擇吉時立於靈駕前俟將來發引日捧擎至攢宮其揜攢日埋瘞於黃堂隧道徽宗之喪太常少卿樓照言故事成服日立重令來與故事不同乞自聞喪次日立重命太史局就日內擇時立重

既虞而作瘞重之制自分有附於始為主之儀寧慼 文苑英華

銘旌

原明旌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旗識之注神明之旌也　丹旐漢禮儀志禮登遐大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昇龍書丹旐曰天子之柩　為銘儀禮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則用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於末曰某氏某之柩　置銘周禮少宰置銘

增供銘旌　建車旌周禮春官司常大喪供銘旌建廞車之旌　神明之旌檀弓銘神明之旌注書名於旌　下殤有旐禮論曰問下殤有旐否徐邈荅曰旐以題柩耳無不有旐　不為畫飾賀循葬禮云杠今之旐也古者以緇布為之今以絳繒題姓字而已不為畫飾也　議書銘旌晉書曰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安平王子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常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子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

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統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世族以自彰

粉書空換丹旐　杜牧之詩云黃壤不沾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

旐堪傷　趙徵之詩云寒日蔦土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旐引將去人間痛傷别此是長别去

銘旌濕雨　杜詩哭李尚書江雨銘旌濕

箕尾歸天　宋趙鼎自題其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棺槨一

原聖人易　周易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夫子制　檀弓云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土陶　又云有虞氏瓦棺鄭注曰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土陶又帝王世紀云有苗氏判虞舜南征崩於鳴條殯用瓦棺

火熟　又云夏后氏堲周鄭注曰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也

朱器　東觀漢記云梁商薨賜東園轜車朱壽器銀鏤黄玉匣案商病篤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秪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歛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前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朱棺　又云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畫棺　謝承後漢書曰和帝追封謚皇太后父梁竦為褒親愍侯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

玉棺　風俗通云葉縣令王喬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

中蓋使立覆之宿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人無知之者

增**瓦棺**詳土陶注

原石棺荆州記云臨湘水中有石牀牀上有二石棺色綠如銅鏡莫能詳也史記飛廉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天令處父與發亂賜汝石棺死遂葬霍太山

大禹三寸帝王世紀云禹衣衾三領桐棺三寸

孔子四寸家語云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桐棺四寸柏椁五寸

温明秘器晉公卿禮秩云安平王孚薨給東園温明秘器宗晉書安平獻王孚傳云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勲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穀千斛錢百萬以供喪事

東園秘器又云諸侯及從公薨者賜東園秘器

賣馬買棺謝承後漢書云

徐栩為長沙郡守亡遺言不受贈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

雜木為棺　續漢書曰楊震數切諫為樊豐等所譖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衣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

柏棺桑榱　洛陽伽藍記云崔涵年十五而死冢為人所發復蘇活見里人買棺具謂曰作柏木棺勿以桑木為榱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柏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為榱遂不免京師聞此柏木踊貴

桐棺葛緘　墨子云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取止矣若以此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

宋文有翰檜　左傳云宋文公葬棺有翰檜杜預注云檜上飾翰旁飾皆僭王者禮也

董賢有珠璧　漢書董賢傳云

有司奏董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不悔過乃復以砂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壁

鯉也有棺無槨論語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

張湯有棺無槨漢書張湯傳云湯有罪自殺湯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嬴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增夫餘有槨無棺魏志

高麗有槨無棺魏畧

棺槨二

原牆翣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槨衣也

櫝櫘說文曰櫝小棺又曰櫘

屬椑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注屬

椑小棺也大夫無椑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楄柎 左傳宋公將死曰唯楄柎所以藉幹者注楄柎棺中苓牀幹髑髏也

曰柩 白虎通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究也不復變也

曰櫬 說文曰棺闕也可以掩尸又曰櫬

須材 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注成王崩時也須材以終為棺槨

致木 禮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

周衣 國子高曰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

八寸 喪大記云棺槨之閒君侯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注因其藏物以尊卑之節

容甒 詳前屬椑下

四阿 宋文公卒始厚葬槨有四阿注四柱槨也

裏棺 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雜金鐕大夫裏棺用元綠牛骨鐕士不綠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鐕子南反

沐槨 檀弓孔子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飾棺 左傳飾棺置諸

堂阜諸侯龍輴象荒火三列黻大夫畫荒火注畫雲氣翣之

去椁魏舒田于大陸焚焉還卒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注貶之也魏獻子城成周未歸而田

斲棺斲子家之棺注貶之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也

石椁檀弓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增史記曰始皇葬驪山發北山石為椁

松椁喪大記云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增不椁周禮地官閭師曰凡庶民不樹者不椁

無櫬左傳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任其咎

革棺 杝棺 梓棺 椑棺 屬棺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椁以端長六尺

銅槨 闔閭銅槨三重

椑車 唐書曰明皇自東都幸大原至太行坂路隘逢椑車問左右曰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椑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椑自此始也

素棺 吳志張昭遺令素棺　諸葛瑾遺令素棺　晉書司馬孚遺令素棺

小棺 晉書夏侯湛將没隨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也　陸機大墓賦曰覩洪櫝而為椙椙小棺也

松棺 後魏書曰崔光韶誡子孫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日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作松棺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

漆棺 異苑曰海陵如臯縣東城村邊海岸崩壞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其上云百七年墮水元嘉二十載三月墜於懸獄

市棺 東觀漢記曰郭鳳善占應病先自知死日預令弟子市棺斂具

蓄棺 南史

曰宋光禄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蓄棺以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也

發棺 神仙傳曰介象為吴主所徵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奩賜象須臾象死帝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無所有有奏符

開棺 梁書曰衡陽宣王子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喪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浮棺 搜神記曰靈帝光和元年遼水中有浮棺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語曰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乃不敢破因為立祠

流棺 三十國春秋曰晉黄門郎殷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於水乃葬焉旬日之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夢於仲堪自稱徐伯元感君之惠無以報堪因問門岸為何祥乎對曰水中之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也

失

柩陽羨縣令袁起生有神靈殯殮已竟風雷冥晦失起喪柩上下居民夜聞山下有數十人晨往山上見起棺柩俄而潛藏唯有石壇石塜今在

冒火伏棺 東觀漢記曰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火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蔡順事同

縛服著棺 宋書曰袁昂為豫章内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服著棺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咸以為精誠所致

題棺 陳書魯達為拒隋軍以憤慨卒江總題棺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

負棺 李師道圖不軌賈直言持刀負棺入諫

闔棺 晉劉毅云大夫闔棺事方定一作蓋棺

輿棺 後魏宗室匡為尚書宣武委政高肇匡欲切諫輿棺詣闕論肇

輿櫬 宗名為諫議

明太祖覽孟子至草介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尚書錢唐輿櫬

入諫袒胷受箭

原蒲圃櫝 左傳季文子為已樹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注將自以為櫬也匠慶取之以葬襄公母定姒

北山石 漢文曰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陳漆斮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無可欲不如此亦何憂也

易內外 禮買棺內外易

審薄厚 審棺槨之薄厚

出曹人 晉人圍曹曹人恐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賕魏子 詳前

增擇美櫝 左傳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櫝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善棺槨 呂氏春秋曰善棺槨所以備螻蟻也

烏漆棺 宋書曰王敬則為既陽令初至縣陸主山下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祝云若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進入縣城收此棺葬之

白楸

官張詹詳棺發塚

原次公區處黃霸字次公為頴川人鰥獨死無可葬者霸為具區處曰某所木可為棺某亭猪可以祭皆如其言

廣漢為調趙廣漢為因調棺皆曰死無恨矣

增不設屬辟左傳趙簡子誓曰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從君命除詬恥志父無罪君其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從軍為櫝漢書高祖下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吏親葬

樟棺朱漆續漢書禮儀志曰王公主貴人皆樟棺朱漆畫雲氣公特進樟棺黑漆

梓棺楩槨鹽鐵論曰古者瓦棺堅周足以收形骸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依采棺不留今富者繡題牆湊中者梓棺楩槨貧者繒囊緹橐

黃腸題湊漢書霍光死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

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列故曰題湊 水銀實棺宋真宗宸妃卒呂夷簡謂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 自黃帝始漢書劉向上書曰棺槨之制自黃帝始也 舜作瓦棺湯作木棺古史考 禹作土塈湯作木槨古史考禹作土塈以周棺湯作木槨易土塈 原翰會四阿雖僭而無度 桐棺三寸而儉亦難遵

訃告

原痛臣子白虎通云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于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 哭諸侯又云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 寡君不

禄雜記云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太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小君不禄上詳　君之臣某死雜記云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鄭注云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

君適子某死上詳　臣子哀痛白虎通云天子崩訃告諸侯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薨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

使臣歸珪又云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

增下竹使符東漢志是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告哀使副宋淳熙十四年將作監韋璞充金國告告使閤門舍人姜特立副之

祭奠

原卷俎 雜記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遺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

嚌酢 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注嚌至齒啐入口

坐奠 檀弓夫子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也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

苞奠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苞奠而讀書

朔奠 檀弓有薦新如朔奠

殷奠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包其餘 詳卷俎注

數而藏 既夕禮苞牲用下體遣車視牢具遣奠牲體數奠而藏之

脯醢之奠 檀弓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享之者為使

人勿倍也　朝夕之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也魯禮末失也　小祥之奠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及葬不奠自及葬不奠務於常葬　禮異奠虞　祭殊喪吉　哀以情降　敬由禮立　既以吉易喪　必殺哀崇敬　雖殷事以盡敬月朔月半薦新之奠　終素器而展哀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　潔爾牛羊不聞於剝奠　去其黍稷寧異乎載粻載粻非禮也遣奠無黍稷　雖孝子事亡禮當如此

而主人自畫素以示哀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八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九

禮儀部二十六

居喪一

增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

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雜記曰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又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玆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

志焉　檀弓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居喪二

増檀弓曰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返而息　又曰髙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左傳晏桓子

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曰唯卿為大夫　晉武帝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素牀以布巾裹草軺輦版轝細犢車皆施縑裹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又奏除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柰何有司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然猶素冠蔬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

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諸臣諫為之一進粥　後周武
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
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
子但軍國重務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
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禮周主不許卒由三
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　宋淳熙十四年光堯太
上皇崩上號慟擗踊二日不進膳諭宰執不用易月之
制如晉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自不妨聽政王淮等乞

俯從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未忍上衰絰御輦設素仗軍民見者往往感泣　明懿文太子薨皇太孫哭踊哀慕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太祖撫之曰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舉樂不御內人勸之則曰服可倒除情須自致

居喪三

原思哀 喪思哀

勉事 喪事不敢不勉

孔悲 孔子閒居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寧戚喪與其易也寧戚 稱情三年問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 由文禮伯叔母疏衰踴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踴絕於地知此者由文哉 示終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念始檀弓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注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致哀又云事親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注致哀於喪 去飾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風樹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杯澤母沒而杯棬不能飲口澤之氣存焉耳 稱家喪不貳事稱家之有無 見殺禮見親疏之殺焉 皇皇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不得 繭繭玉藻喪容纍纍言容繭繭 增在疚詩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 荼毒晉孫綽詩序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謂諒闇之識以伸罔

極之痛

專席 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

倚廬 檀弓居倚廬注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

讀禮 見前

廢詩 漢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弟子為之廢其詩

原設菰廬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太伯出奔閒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菰廬

增居堊室 周禮宮正注親者居倚廬賤者居堊室

原致其哀 孝經云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抑以禮 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鄭注云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哀有餘 喪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

增哭無時 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

鳳集拳 集異記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卜者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苴杖則削杖苴杖竹削杖桐後孫氏果遭母喪

鳩巢戶 東漢徐憲在喪過哀有白鳩巢其戶側後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承衾而哭 喪大記凡哭尸者承衾而哭

馮尸必踊 又云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凡馮尸興必踊

原擊胸稽顙 問喪云喪禮惟哀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變形痛心 又云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唯哀為主 問喪詳前

哭何常聲 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稱

情稱服　又云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可傳可繼　檀弓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鄭注云此誠哀言聲無節也　如斬如刻　雜記云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刻鄭注云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若苴若枲　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如慕如疑　檀弓云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　如慨然廓然　又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遽不凌節　喪事雖遽不凌節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注騷騷太疾鼎鼎太舒猶猶舒疾之中　毀不滅性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寢苫枕塊　居於倚廬寢苫枕塊食粥所以為至痛飾也　蔬食飲水　禮三年之喪

涕泣見人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見人 擗踴以送擗踴哭泣哀以送之 毀瘠不形禮注形露骨也 擗踴有算擗踴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

有進無退子游曰喪事有進而無退所以即遠也 無後有主喪有無後無無主

縗絰之中 苴麻之飾禮 何怙何恃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靡瞻靡依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哭泣無常禮已殯出中門之外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哭泣無常糞疏食水飲哀至則哭 哭踴有節檀弓見前 三月不懈見前少連大連事 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哀於飲食間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

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此哀之發於飲食也

哀於聲音 又云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偯之發於聲音者也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

哀於居處 又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哀於言語 又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鄭注云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增**柴骨欒心** 陳子昂集殘喘胡顏柴骨欒心茹哀苦廬銜恤終祀悲摧欒棘思結寒泉

灰心垢體 白侍郎集灰心垢體泣血漣漣松檟之下其生尚殘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圖圓欲自潔以毀傷恐虧孝於歸全

酸鼻痛骨 江文通書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被髮徒跣　唐禮志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女子青縑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兄弟之子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母子在其後哭踊無數

儼然憂服　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憔然苦塊　史唐于志寧憔然在苦塊之中

原勉而為瘠　魯悼公喪孟敬子曰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

病不知哀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飽而忘哀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增求尸漬血　唐書唐王少立父隋末死兵亂少立甫六歲時即哀泣求尸時埜中白骨覆地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立鑱膚閱旬而獲尸

徒跣護柩　孔帖崔衍居父喪徒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流涕　李百藥侍父母喪還鄉徒

跣數千里雖除喪容貌癯毀者累年　劉審禮父母北葬徒跣血流行路嗟嘆審禮為吐蕃所執詔令其子易從省之既至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

原水漿不入口 問喪親始死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泣血不見齒 見前

無服不為位 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鄭注云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言一哭而已則不為位矣

喪者不遺人 雜記曰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公門稅齊衰 服問云士唯公門稅齊衰

小祥食菜果 間傳云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

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

哭所知於野檀弓云孔子曰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鄭注云別輕重也

哭嫂也為位又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鄭注云善之也禮嫂叔無服

無改於父道論語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不能讀父書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

國禁哭則止謂祭禮

婦既葬而歸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不枕塊父母既練而歸朞九月既葬而歸注歸謂歸夫家

不食菜不飲酒問傳云父母之喪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不處居不危身檀弓云喪不處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鄭注云處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

服

從恩制　喪以禮成　孝無終始　服別輕重　禮由
恩降　喪以服差　禮定親疎　服差輕重　哀從中
來　禮自外作　喪從旁殺　恩辨親疎　節哀順變
稱情立文　堊室之内　哀素之心　孝先百行
憂負三年　茹荼之痛　杯圈之慕　以情居癠　用
禮節哀　增仰風樹而充窮履霜庭而樹慕　鍾創巨
之悲酷有荼蓼之苦辛　感風枝而殞魄反哺何施陟
霜屺而糜心跪乳不及　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

日荒涼徒結有涯之恨　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疾深懷橘愴開編於吴史文苑英華身體髮膚不失全生之道衣衾棺槨無虧送死之儀　形神訾毁有切於何曾流動傷神詎慭於吴隐　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溢米之晨荼毒於寢苫之日　慶絶循陔哀纒罷社綵綵其服永謝老萊之歡戀戀厥心空聞孺慕之切

居喪四

增論宋司馬君實不飲酒食肉論曰古者父母之喪既

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

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進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豘何代無

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喪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則皆未

可食肉飲酒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奔喪

原聞父母喪 奔喪云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鄭注云親父母

也以哭荅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

聞兄弟喪雜記云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鄭注云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

成服而行奔喪云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鄭注曰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見星而行又云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鄭注云侵晨冒昏彌益促也曾子問云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喪者乎

不避晝夜禮奔父母之喪不避晝夜齊哀喪見星而行見星而止

別於昏明奔喪云曰行百里不以夜行鄭注曰雖有哀戚猶避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

望國竟哭奔喪望其國竟哭鄭注曰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望鄉而哭又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鄭注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哭辟市朝又云過國至竟

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鄭注曰感此念親辟市朝為驚衆也

哭面墓西又云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鄭注云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

就次成服又云奔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就次於又哭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鄭注云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謂父母則袒又哭三哭不袒者哀已久殺成服之朝為四哭謂既期乃至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

在軍不奔禮行命出使臨在軍旅雖哀不奔可也

至家襲經又云至家襲經於序東經帶反位拜賓成踊注又哭乃經者發

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歛而至與在家同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賓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

入門免麻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齊衰已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注升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

如朝夕哭丈夫婦人侍之皆如朝夕哭位無變注嫌若賓客

如奔父喪為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不奔為位聞喪不得奔喪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於又哭三哭括髮袒成踊

歸後哭墓若除喪而後歸則先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遂除於家不哭注東即主人位除謂除喪而歸

除喪成踊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尚左手吉拜也凡為位者不奠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

踊注婦人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

奉使奔喪 吳志虞翻別傳曰王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未至聞孫策向會稽翻還遺父喪以臣使有節不過家追朗至侯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

增徒跣奔喪 張曲江自徐州被髮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慟

棄子奔喪 李孝女名妙法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從他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以行

奔喪不哭 王獻之卒兄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

奔喪得罪 魏常林傳吉黃為長陵令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死

奔師喪 東漢桓榮字春卿師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奔友喪 東漢范式山陽人為郡功曹張劭卒式夢劭立冕垂纓屣履而

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

不奔喪

原吴起 史記吴起家累千金遊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殺其笑者三十餘人出衛郭門與其母别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仕於魏為將母死終不歸曾子以為薄於孝而絶之

陳湯 漢成湯不奔父喪

孫權詔 孫權詔三年之喪人情之極痛世治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有事則殺禮從宜以義斷恩也

顧譚議 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禁孝子之心重則本非應死之罪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罪之刑胡綜議宜定科大辟有犯無赦其後吴縣令孟宗奔母喪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減死一等

居喪過哀

原孺子泣 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

嬰兒哭 雜記云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子春不食 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少連悲憂 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期悲哀三年憂注期年也

禫而不樂 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杖而能起 漢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杖而能起後歲餘亦卒

增毀瘠幾死 合璧事類劉滋居母喪毀瘠幾死時謂劉孝子

哀感不食 唐書高士廉子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御賜強食孔帖丁公著三歲喪母七歲見鄰媪抱子哀感不肯食父喪貌力癯假見者憂其死

嗌不粒食 徐浩張曲江碑公丁內憂奔喪南歸勢無圖生

嗌不粒食 **疾不茹薤** 孔帖郭曜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薤終不屬口 **除服布糲** 又云羅遜居父喪毀致毀滅服除猶布衣糲食 **居喪柴毀** 又云唐宗室嵩居母喪柴瘠服除家人未嘗見言笑 **三年泣血** 見前子皐 **五日不食** 檀弓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 唐書房元齡父喪食飲不入口五日 **服闋疏布** 劉溉遭母喪毀瘠過人服闋猶疏食布衣者累載 **柴毀骨立** 隋邳公蘊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教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割抑以禮自存 **誡以毀滅** 杜栖京產子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嗣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曉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父慟哭而絕 **不入房室** 秦族後周洛川人父喪哀毀過禮以母在抑割

哀情以慰母心與弟榮先篤友愛母沒終喪後不入房室者二十年詔旌表之

風吹即倒 崔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髮鬢半白 唐文帝時柳敏為大都督遭母憂旬日之間髮鬢半白

對芋嗚咽 鮮于文宗甫七歲父以種芋時亡明年此時對芋嗚咽如此者終身

執蘇哀號 郜旭幼年母病思洛蘇食之不得而死旭甚悼之後每歲洛蘇熟時執蘇哀號終身不忍食

三年不出廬 孔帖路敬淳遭親喪居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

五十猶麻縗 崔祚甫汾河義橋記絳人三十喪父母五十猶麻縗故鄉黨稱謚不名貴之也

原因心之孝 在疾之儀 雖在禮而難傳 且於人而加等 創鉅之情罔極 杯

圈之慕何深　孝乃行先則宜銜恤　子為親後安可危身　論以哀情誠合從其至者　合其喪禮亦可俯而就之　季路不除宣尼患其過制　趙孟又降楚子知其有由　雖三年之喪吾從至者　而一朝之患子盍慎諸　宜抑情而就禮多奚以為　苟踰制而危身過猶不及　勉慎終之情雖聞於寧戚　守念始之義宜節乎致哀　不哀原有容魯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注言嬉戲無度　不慼葬齊姜昭公不慼晉使者曰其不沒乎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

之戚注昭公母也

安衣錦魯論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見素冠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曰庶見素冠兮

民未聞曾子責子夏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

吾何觀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飽食雜記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

易衰見上

居喪有疾

原體羸問喪孝子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可也

形變又云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疾痛在心口不甘味食不安美也

毀瘠毀瘠為病君子不為也

創瘍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

不可備禮問喪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

不踊非不悲也身有痼疾不可以備禮也

必以滋味

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注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飲食也

傷腎焦肺

言痛之甚也

痛心疾首　喪食原無鹽酪

夫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注功衰齊斬之末也

辭酒醴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居喪食粥

檀弓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

君命食歠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易奪人也

不使醉飽

視君之母與妻之喪比之兄弟發諸顏色亦不飲食注兄弟之喪內除也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也

衎爾飲食

檀弓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飲食言語衎爾

注衍爾自得貌

居喪越禮

原奏妓 晉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周顗等三十人同會丞相司直劉隗奏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奪一月俸龕為廬江守

燕賓 左傳叔向曰周景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以喪賓燕又求彝器王雖弗遂燕樂以早非禮也注王后太子卒

生子 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退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捨鍾注已子明也子明右師同宗故相責

追婢 阮咸居喪借馬追姑家婢時甚非之

賭棊 晉阮籍至孝母終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留決賭既畢而飲二斗一號吐血數升將葬又食一蒸豘飲酒二斗又吐血毀瘠骨立

觀奕 王戎母喪

性至孝不拘禮飲酒食肉或觀奕棊容貌毀瘠杖而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慟能傷人不免滅性之譏矣時和嶠亦居大喪以禮自持哀毀不逾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使人憂之毅曰和嶠生孝王戎死孝宜先憂之

彈琴 姚興時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喪彈琴飲酒黄門郎吉成詵以文章雅正參掌機密聞之泣曰吾私刀斬之以藥風教遂持劒見高高懼而逃走

戲博 袁耽字彦道倜儻不羇桓温少時遊博徒資産盡猶有負欲求濟於耽耽時在艱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博藝債者聞之而未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否遂就局十萬一賭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道否其通脫如此

不制服 後漢袁閎居土室母沒不為制服設位世莫能名

不廢樂 晉謝安自弟謝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妓樂王坦之論之不從衣冠效之

使婢

丸藥晉陳壽居喪毀瘠疾病使婢丸藥弔客來見之獲譏於世沈累數年　責宗擊鐘詳前

食肉飲酒戴良字叔鸞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毀容典畧曰世謂伯鸞死孝叔鸞生孝

變服懷帽見上

增冢藏孕育後漢陳蕃為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蕃與相見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遂致其罪

名人作樂南漢劉玢襲在殯名伶人作樂裸男女以為樂

匿喪受封後漢頴川甄邵為鄴令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棺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

匿喪黜軍唐李抱真卒其子緘匿喪與其屬謀詐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諸將俯首皆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

喪婚

原魯莊納幣冬公如齊納幣注母喪未再期而圖昏左氏無傳失禮明故　**韓預強聘**梁州刺史楊欣有妹喪未經旬日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張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　**夫人至齊**公羊夫人婦姜至自齊不稱姜氏貶也譏喪內娶無貶公之道公與夫人一體也　**莊公如齊**詳前　**叔母喪而婚**晉王籍之為太子文學居叔母喪而婚丞相司直劉隗奏之帝曰詩稱殺禮多婚今日之謂也可一鮮禁今已後宜為防也　**叔父喪而嫁**顏含為東閤祭酒在叔父喪而嫁女隗又奏之　**增諫行親迎**五代史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大常博士韋彤等諫曰婚禮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安有釋衰服衣冕裳去堊室行親迎以凶續嘉為

朝廷典法

諫選妃嬪 謝遷弘治初充日講官時上在諒闇内侍請選妃嬪遷疏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上即已之

去官持服

原致事 記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注謂還職位於君

行服 後漢趙岐去官為親行服

舅喪 晉郤鑒字道徽值永嘉亂窮餒鄉人共飼之每攜兄子邁外甥周翼往就食鄉人辭不能兼鑒乃獨往著飯兩頰還吐食二兒並得存鑒卒翼解職席苫心喪三年

姊喪 陳重為細陽令政有異化州舉尤異當還會稽太守以姊喪去官

伯父喪 戴封以伯父喪去官

異母喪 漢薛宣弟修為臨淄令後母卒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喪人少能行兄弟相駁修竟

行之　**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不貳事**喪不貳事不從政也　**奪喪不可**雜記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從利弗知**曾子問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禮與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增

步歸廬山高宗時岳飛乞終喪服步歸廬山累詔趣飛還職　**衛吏守制**洪武二十四年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詹徽不許吏擊登聞鼓上切責徽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為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徽大慙吏得終喪

姊憂去官見稱於陳重　弟服去職著美於譙玄

異母喪

原先後相服 吳國朱基娶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生子綏伯基亡以歸吳兄弟交養二母篤

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為服

終始絶服 晉東平王楙上書云相王昌父毖居長沙有妻息後仕魏更娶昌母今昌聞前母喪疑所服謝云宜相報謝猛云不應服詔以終始争絶不應服

為陳氏服 鄭子郡娶陳司空從妹更娶蔡氏徐州平二妃並存蔡氏生子元疊為陳氏服嫡母服

為白也母 為伋也妻則為白也母

主喪

原族人 雜記姑姊妹其父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

里尹 又云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則里尹主之注閭胥里宰之屬

男同姓 男主必使同姓

女異姓婦主必使異姓注謂無主後者異姓同宗之婦婦人外成之義雖疏亦虞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注喪事祔虞乃畢以義爲主檀弓伯高死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婦喪祔廟舅主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注虞卒哭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兄弟同居各主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父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各爲其妻子主喪也無女則男無男則女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代之拜喪有無後無無主親同以長不同以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若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喪助祭

原大功與奠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已下皆可禮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已下者注饋奠在殯時也非謂為人謂於其所服也為君服斬衰唯主人不奠也服斬衰者不奠避正君齊衰兄弟也

小功與祭 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亦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已下者

相識何助 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廢服非禮 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注謂新除喪服也為其忘哀疾也

喪賢臣

原誄孔子孔子卒哀公誄之曰天不慭遺一老　禭柳莊檀弓衛柳莊疾公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也公請於尸曰有臣柳莊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虧股肱左傳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疾如之注疾痛也　壞梁木梁木其壞乎

殲我良人詩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古之遺愛左傳子產卒鄭人皆哭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男女流涕史記秦喪五羖大夫男女流涕童不歌謠舂不相杵　邦國殄瘁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不享君德左傳不獲久享君德

可贖其身詳上　天子廢朝　國人罷市　增已死得

書魏徵既死太宗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如半藁其可識者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興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太宗曰朕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於笏

疾革抗表唐史房元齡寢疾謂諸子曰當今天下靖謐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不止方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諫太宗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事　張南軒栻疾革親書遺表云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合天下之論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付矢諸兒李克用臨終以三矢付三子曰一解潞州圍一滅梁報仇一復唐社稷言訖而卒

置尸牖下家語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

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我尸牖下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

事尚可為 呂誨官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新法行天下受其禍誨病困目已瞑司馬光視之乃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

語不及私 項公悅病革家人環泣問以身後曰某因疑未判某事未能圓一語不及私王文度坦之為中書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唯憂國家之事　哲宗時司馬光病革譫譫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

金賜百斤 朱邑卒漢天子惜之曰大司農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可謂淑人君子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碑題二字 李迪卒仁宗題其墓碑曰遺直

儀表哲人 任昉卒殷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

金玉君子 傅堯俞卒宣仁太后曰傅侍郎

金玉君子也嗟惜久之

折我右臂孫搴為齊神武主簿及卒神武曰折我右臂

壞汝長城檀道濟見收將死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呼天致悼楊綰薨上深悼之顧謂侍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耶何奪我楊綰之速也　宋真宗時田錫卒帝惻然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甚速耶

臨喪隕涕邢昺卒真宗臨喪隕涕

念岑文本唐太宗伐遼凡有籌度悉委岑文本至幽州卒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優褚無量褚無量卒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

鑑喻賢臣唐太宗臨朝歎曰以人為鑑可明得失魏徵逝一鑑亡矣

水況清德羅彥輔人以姑溪水況其清德及卒人過溪上者歎曰羅公何在溪水如故相與躊躇不忍去

遺

直遺愛 魏知古開元初卒宋璟歎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不援不阿 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京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善言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賢不阿而退不肖也

兩朝顧命 神宗時韓琦卒前一日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勲

百姓罷市 司馬溫公薨百姓罷市而往弔粥衣而致奠巷哭而過車道以萬千數而京師民畫其象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田園分子 姚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為遺令曰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蔭覆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

奉廩賙親 薛戎悉奉廩賙濟內外親既病以所有分

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為歸貲衆皆哭而去之

清白留名 鄭穆仕齊遷兗州刺史及病曰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

訓戒遺後 趙槩聞見錄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停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釋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

其言不朽 左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吾道有托 寧宗時朱子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榦與之訣曰吾道之托在此吾無憾矣

雜喪

原未嘗飽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惻隱之心也 有哀色臨喪則必有哀色 不笑不歌臨喪不笑望柩不歌 必作必趨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敬有喪也 疾疫隨民多疾疫又隨以喪 匍匐救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許其口習 齊衰變色見齊衰者雖狎必變 鄰喪不舂禮鄰有喪舂不相 里殯不歌又云里有殯不巷歌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

禮儀部二十七

喪服　衰冠　笄　幗髽　絰　屨　杖　雜服　除服　起復　恩服　追行喪服　服過制　謚

喪服一

增禮記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别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

所以為至痛極也　又曰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　孝經援神契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以義斷仁示民有終緣喪絶

情　宋書禮志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二十五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議　後周武帝詔曰齊斬之情經籍所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日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　荀氏家傳曰荀爽對策曰漢制天下皆誦孝

經選吏則舉孝廉以孝務也蓋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喪非所以崇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漢嗣數乏枝葉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勞謙自納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所謂夷惠激俗當身而已非貫萬世為後嗣法者也　家禮曰服有四制一曰正服如為父母為祖父母為伯叔為兄弟之類二曰加服謂本輕而加之為重如嫡孫為祖不杖期承重則斬衰三年之類三曰降服謂本重而降之為

輕如為妻杖期姑在則不杖之類四曰義服謂本無服而以義起之者如舅姑為婦及為人後者為所後之類

凡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生未三月則不哭也

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女適人者降服未滿被出則服其本服已除則不復服也

凡婦服夫黨當喪而出則除之

凡妾為其私親則如衆人

喪服二

原五服之禁周禮小宗伯職云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宫室之禁鄭注云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也

四制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

飾痛三年問云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

覲哀祭統云喪則覲其哀也

加隆白虎通云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朞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也

引進檀弓云喪凡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

斬衰三升

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注三等謂降正義也

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注降服大功七升正服大功八升義服大功九升也

小功注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八十縷為升也

緦麻十三升十四升十五升此哀之發於衣服也 衰絰君子衰絰則有哀色 名服世母叔母姑在室期以名服也又云士為庶母三月以名服也注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又乳母三月以名服也 從服婦為舅姑從服妻之父母三月從服也注從妻服之 改葬緦謂墳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故也 當室緦童子不緦唯當室緦注當室謂父母後 同爨緦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注以同居為恩 服術有六禮大傳云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云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從服有六又云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

輕有從輕而重鄭注云屬從子為母之黨也徒從從臣為君之黨也從有而無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從無而有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稱情立文

三年問鄭注云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

人道至文

又云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服以飾情

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

經以代帶

又云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蔡腸若結也必再結之用明思慕無已

上殺下殺

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注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

錫

衰疑衰 司服職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鄭康成注云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康成謂無事其縷衰在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

有恩有理 喪服四制云恩者仁也理者義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有節有權 又云節者禮也權者智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朞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或曰輔病三日授子杖

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行事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三年二年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

二時一時又云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

雖貴遂服漢晉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休奕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為歎今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而實行喪禮喪禮行除服何為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厚風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傅曰漢文以來世乃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傅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君臣三綱之道虧矣

出母無服喪服小記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鄭注云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同僚有服 孔叢子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荅曰然同僚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若子無服 家語云門人疑所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経出有所之則不経也

方喪三年 檀弓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注云勤勞辱之事也方喪資於事父此以義為制

服勤三年 問喪云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恩深義重 白虎通云

弟子為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為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

制重哀輕 潘岳悼亡賦序云吾聞喪禮之在妻制重而哀輕

天子絶朞 白虎通云天子與諸侯絶朞何示同愛百姓民不獨親也

大夫降緦 禮云朞之喪達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大夫降緦

舊君無服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出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國君齊衰 白虎通云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

妾為長子 喪服小記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鄭注云不

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妾為女君 雜記云女君死妾為女君之黨服鄭注云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斬衰之葛 喪服小記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鄭注云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 又云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鄭注云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小功不稅 檀弓云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注云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則然小功輕不服

斬衰不緝 釋名云絞帶絞麻總為帶也三年之衰曰斬不緝其末直剪斬而已期曰齋齋齊也

長子三年 父為長子三年傳曰正體在上所以傳重也母為長子三年傳曰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注不敢以尊降祖禰之正也

殤叔小功 夫叔之長殤小功布衰裳即葛五月注不見中

殤明從下也**繼母如母**傳曰繼母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注因親也**慈母**

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無母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死則喪之三年貴父之命也注云大夫士之妾子也

非大夫禮傳曰晏桓子卒晏嬰粗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君子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卿為大夫也注此平仲之謙也

為子皋衰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為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

無服之殤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而不服撫而哭之哭殤而以日易月者子生一月哭之一日凡言子者兼男女也

大功之殤傳曰中殤何以不見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注曰據從昆弟之下殤在緦麻也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殤中從上則齊衰殤亦中

從上此主大夫為殤服不見者以此求

父卒母三年 尊得伸也

父在母朞年 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

庶子不繼祖 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注重其當先祖正體故三年

庶子不私親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麻三月注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

不績者不縗 周禮庶人不績者不縗

不當寧無衰 禮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也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注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中制度而惡其亂

為殤後以其服 喪服小記云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妾有子為之緦 又云士妾有子而為之緦鄭注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父在不為妻杖 嫡子父在不為妻杖注以父為喪主

出妻子為母朞出妻子為母朞則為外祖父母無服注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喪不祭故也

為人後者不貳斬傳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注云不貳斬

無主祭者不忍降傳曰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姊妹服注云無主祭者哀之不忍降服也

既練而有期喪禮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服朞之絰服其功衰

大功或為齊衰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夏曰魯人則為之齊衰

祖父卒為母三年祖父卒而後為母三年注祖在為祖母如父在為母同

為人後姑舅大功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喪服三

增議劉愷行喪禮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也　唐魏徵定服制議曰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姨雖同氣論情度義先

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戚他族求之母族
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甥舅
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
喪五月循名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
宜損益實在兹乎記曰兄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
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則為之朞未嘗
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
同爨緦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

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繼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曰推而遠之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冠孔伋則哭之

為位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於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永念慎終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采摭羣經討論傳記謹按曽祖父母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服其弟妻

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緦麻請與從母同服小功

顔師古嫂叔舅服議曰原夫服紀之制異統同歸或本恩情或申教義所以愼終追遠敦風厲俗輕重各順其適名實不可相違喪過乎哀易象之明訓其易寧戚聖道之遺旨所議兩條實爲舛駁特降緦紵俾革遺謬竊以舊館脫驂尚云出涕鄰里有殯且輟巷歌況乎昆弟之妻嚴親是奉夫之昆弟胥業本同遂乃均諸百姓絶於五服當其喪歿闔門縞素已獨晏然元黃莫改無益

闕防實開淪薄相為制服孰謂非宜在昔子思仲尼之胄為位哭嫂事著禮文哭既施位明其慘怛苟避凶服豈曰稱情又外氏之親俱縁於母母舅一列等屬齊尊姨既小功舅乃緦麻曲生異議茲亦未安秦康孝思見舅如母語其崇重寧非密戚愚請昆弟之妻服當五月夫之昆弟咸亦如之為舅小功同於姨服則親疎中節名數有倫帷薄之制更嚴內外之序增睦至於舅姑為婦其服太輕冢婦止於大功衆婦小功而已但著代之

重事義特隆饋奠之重誠愛兼極畧其恩禮有虧慈惠猶子之婦並服大功已子之妻虧其減降以類而言未為允協令請冢婦朞服衆婦大功既表授受之親又答執笲之養叔仲之後諸婦齊同則周洽平均更無窒礙矣　元行中父在為母及舅姨嫂叔服議曰夫天地之性惟人最靈者蓋以智周萬物惟睿作聖明貴賤辯尊卑遠嫌疑分情理也是以古之聖人徽性識本緣情制服則有申有壓天父天夫故斬衰三年情理俱盡者因

心立極也生則齊體死則同穴比陰陽而配合同兩儀之化成而妻喪杖周情理俱殺者蓋遠嫌疑尊乾道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禮殺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為母罷職齊周而心喪三年謂之尊厭者則情申而禮殺也斯制也義農堯舜莫之異也文武周孔所同遵也今若舍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略純素之嫌貽非聖之責則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矣姨兼從母之名又即母之女黨加

於舅服有理存焉嫂叔不服遠嫌疑也若引同爨之緦以忘推遠之跡既乖前聖亦爲難從謹詳三者之疑並請依古爲當　韋縚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爲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韋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

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楊仲昌議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疎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

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衰

增說文衰喪衣也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為言摧也言中心摧痛也　杜預曰衰在胷前　周禮小宗伯大喪懸衰式於路門之外肆師之職大喪禁外內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儀禮喪服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殺也　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適辟領也負也出於辟領外旁一寸也　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麻長六寸博四寸　禮記

外傳曰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為衰帖於心前剪而不緝也緝者縫緶之名齊之言齊也如鍼縷其裳下緦之縫使齊半也者如緦也錫衰者先緝錫白之謂也疑衰者疑其布是絲也疑衰錫衰二者君之弔服也 左傳曰魯昭公立十九年矣猶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冠一

增周禮小宗伯大喪懸冠式於路門之外 又夏官太僕大喪懸首服之法於宮門 儀禮喪服曰冠繩纓條

屬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　又曰疏衰齊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衰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禮記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禮記外傳曰吉冠之布倍於衣也朝服十五升則冠三十升是也今喪冠升數少斬衰三升冠六升齊衰四升冠七升又有疏衰即三升半之衰也　毛詩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　家禮冠所謂梁也褙厚紙為梁廣三寸

長足以跨項前後用稍細布裹之就摺其布為細㡇子三條直過梁上其㡇俱向右是謂三辟積其梁之兩頭盡處捲屈向外以為武是謂外畢别用麻繩一條折其中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邊結住以為武又以武之餘纓垂下為纓結於頤下此斬衰冠制也若齊衰冠則用布一條重疊為之制如前而垂其末為纓

冠二

增不緌 檀弓喪冠不緌鄭注云去飾也

勿灰 家禮云斬衰冠鍛而勿灰鍛用水濯布勿用灰

也

絛屬 儀禮喪服傳云冠繩纓條屬注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 按禮疏曰吉冠則纓武異材凶冠則纓武同材今世人為齊衰以下冠往往以紙糊為武而用布裹之而又別用布為纓蓋不知條屬之義也

四異 按五服之喪冠其制度之異者有四升數之不同一也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勿灰之與灰四也

四同 其制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外畢二也辟積之數三也廣狹之數四也

笄

原榛以為笄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鄭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

髻笄用桑

儀禮髺笄用桑長四寸纓中鄭注桑之為言喪也用為笄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纓笄之中央以安髮

惡笄以終喪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注云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箭笄終三年又云箭笄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幗髽

增儀禮喪服曰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也盖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

又曰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

髽卒哭子折笄首笄以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自敗於臺鮐始也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也禮記外傳曰髽者婦人有喪者髽古人重髽男子吉時皆有縱以縚其髮然後加笄加冠也去纚而髽曰髽魯婦人遭升陘之戰也露髽相弔以代喪冠也有麻髽女子在室遭父母之喪用麻合髽以對兄弟括髮時也有布髽齊衰已下以布束髮髽者開散之名也既去有縱髽形葹髽左傳襄公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送喪者皆髽魯於是

孚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廣雅曰幗謂之褀

經一

增周禮夏官曰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　儀禮喪服傳曰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經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　禮記外傳曰經者實也表其有哀感之情實也喪服衰之與經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經有腰經有絞帶斬衰首經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

為腰經則七寸五分齊衰首經七寸五分之一腰經五寸八分大功首經五寸八分腰經四寸六分小功首經三寸七分緦首經三寸七分腰經二寸九分

經二

增首經家禮云斬衰首經用有子麻帶黑色者為單股繩約長一尺七八寸圓圍九寸　齊衰首經用無子麻為麤繩周圍七寸餘　腰經家禮云用有子麻兩股相交為麤繩圓圍七寸有餘兩相交結之餘圍身外兩頭各存散麻三尺末結待成服日方結之其交結處兩頭各綴細繩繫之　婦人腰經用有子麻為之制于男子繫于袪袖之上末成服不散垂齊衰腰經大五寸餘其制一如斬衰而不散垂

環

經 雜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

弁經 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弁經

苴經 士喪禮云苴經大鬲左本在下要經小鬲散帶垂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上亦散帶垂

絞帶 家禮云用有子麻為繩一條圍圍二三寸許初起長二尺就當中屈轉分為兩股各長一尺結合為一彄子然後合兩股為一條比腰經較小些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末梢串從彄子中過反插于右邊在經之下如今人繫公服革帶相似

散帶 雜記大功以上散帶

原經以代紳 詳喪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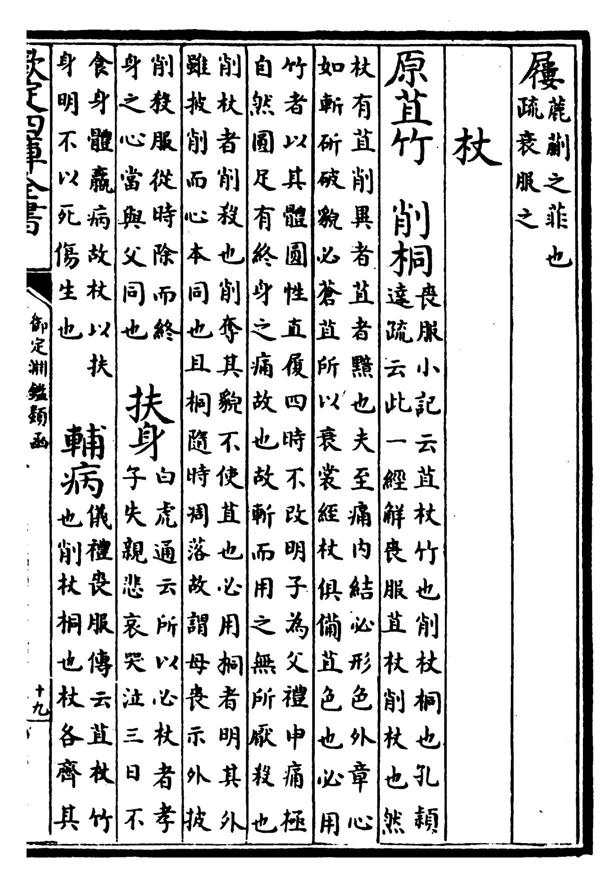
麻不絕本 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屨

增菅屨 斬齊衰菅屨者菅菲也

繩屨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繩屨者繩菲也

疏



屨麄蒯之菲也疏衰服之

杖

原苴竹 削桐 喪服小記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孔穎達疏云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杖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夫至痛内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破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直履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申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斬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杖者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故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扶身 白虎通云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輔病 儀禮喪服傳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

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婦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不入室禮虞杖不入於室　不升堂又云祔杖不升于堂　三年不易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　既殯皆杖喪大記云大夫喪三日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婦人皆杖

杖即位可也注注祖不厭孫　祖不厭孫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注

舅不主妾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童子當室童子當室則免而杖　長女在室女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

哭殯則杖大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　堂上不杖注避尊者

之處也

不以即位記曰庶子不以杖即位又云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也

不以入廟杖不終入於廟門

王命則去杖

聽卜則去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

國命則輯國君之命則輯杖

君所則輯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有爵而后杖雜記曰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父在不敢杖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

斷而棄之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杖而後起禮

親在不為妻杖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姑在而為夫杖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注姑不厭婦

雜服

原慈母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出母檀弓云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久而不葬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身莫知所終魏李肖祖敏為河內守公孫度欲用之遂去莫知所終肖父追求積年情若居喪而不聘娶鄰居故人與父同年者因制服徐邈勸娶妻生肖遂絕房室肖肖孫幼居喪又設木主祭祖也詐服迎喪晉殷仲堪為荊州王欽詐服迎拜父喪律當棄市仲堪曰律處重者謂父在而詐服耳今欽父實先終與父在不同遂活之設主祭祖李肖詳上注晉悼夫人傳曰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姊妹也南宮縚妻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詳笄

除服

原先重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鄭注云先重者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腰**易輕**又云易服者易輕者鄭注云易輕者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母喪後漢江華母終不忍除服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為吏**姊喪**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殤喪記云除殤之喪也必純注不朝必純言于成人為釋禪服**成喪**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人也縞冠未純祭服也

深衣練冠檀弓云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曰亡于禮者之禮也**朝服縞冠**見前注

增外除內疚任昉竟陵王行狀云衣裳外除心負內疚茹慼肌膚沈痛創鉅　禮記云親喪

外除日月已竟哀不忘也

去官除服孔帖云吳競母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拜諫議大夫復脩史焉

起復一

增從宜喪有四制變而從宜注四制者恩理節權也恩仁理義節禮權智也出喪服四制

原奪情公羊傳云重奪孝子之情情望慕無窮

增移忠孝經云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原奪禮常袞制云頃奪禮于苴麻俾戾權于黻黺

順變身許心喪奪情順變

原攝事晉張華為度支尚書母憂哀過禮中詔偪令攝事贊成伐吳之計也

金革無避禮記曾子問云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

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之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鄭注云疑有司初使之然致仕還其職位於君也伯禽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弁冕服事

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三年不呼其門也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何休注曰已練可以弁冕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當然也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君使之非古道也臣順為命亦理也

遣使釋服

東觀漢記云趙憙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案憙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解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

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

詔使即拜 東觀漢記云桓焉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遷太常

不敢踰制 漢書云翟方進為丞相遭後母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顔師古注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緦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不令追服 後漢書曰耿恭征疏勒時母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賜牛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

弁經即事 禮曰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復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輕服權以即事也

墨衰從戎 晉伐秦遂發命子墨衰經注晉文未葬襄公以凶服從戎故墨衰經稱子也晉於是乎始墨遂常為俗

官舍設靈 晉傅咸繼

母喪以無兄弟自陳詔乃使官舍設靈

事畢還祿 禮閔子騫以孝聞者也要經而服事君既而曰若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退退身也致仕還禄位於君也孔子善其服事君之義內不失親親之恩也

自陳喪制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當依舊攝職自陳始制大臣終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兹往往為比也

請辭軍事 魏鮮弘遭父喪有軍事當行辭疾病帝怒曰汝非曾閔收廷尉高柔為請之帝乃原之

增服闋視職 晉顧和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為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每見逼促輒號咷慟哭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于萬分祇足以示輕忘孝

道貽素冠之譏耳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

奪情就職　山濤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奪情就職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

令起視事　隋邳國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抑割為國惜身朕之於卿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事

建言奪服　唐書天下既定羣臣居喪者皆奪服崔善為極言其弊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迫不能免如房元齡褚遂良者衆矣

固請終制　唐張說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期詔使為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世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　又武后朝解琬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以琬習邊事迫令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　又代宗朝宗室涵方母喪奪哀特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疏飯水飲席地以瞑及使還固請終

制代宗見其雁毀許之

固辭見聽

李朝隱授岐州刺史母喪解職名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固辭見聽

強起就職

于志寧為太子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諭之曰忠孝不兩全令太子須人教約卿強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

奪服拜官

杜暹遷給事中以母喪解職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服其清令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都護

苫塊奉詔

來瑱擢潁川太守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垍薦之興塊次拜汝南太守　鄭元璹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攻太原詔即苫次起元璹持節

衰麻謁相

李林甫聞蕭潁士名欲拔用時潁士寓居廣陵居母喪服衰麻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衰麻大惡之即令斥去潁士大怒乃著代攖桃賦刺林甫有曰擢無庸之瑣質專廟朝之

右地

奪服不哭

唐陳思忠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薛大鼎子克搆曰事親者避嫌可也旣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論

釋衰拜賜

呂諲擢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衰拜賜人譏其失禮

徒跣藉藁

歐陽詢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

被髮居堊

田弘正遇害魏人素德弘正以田布賢使世其官穆宗遽名布解衰拜魏博節度秉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泣而入居堊室屏節旄

墨衰元纛

田布起復節度使制云墨衰在體元纛在前提劒就命無忘哀敬元稹撰

峨冠泣血

韓偓言宰相崔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俊變衰而名可也何必使出峨冠廟

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

起復之制 五代史云鄭餘慶嘗採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

起復之服 朝野雜記云故事大臣奪情者服慥光情黲紫袍皂角帶道君惡之政和末始議以入公門不應變服遂以吉服朝然居家猶喪服也紹興初朱藏一起復右僕射請所服太常援政和近事為請而居第則慘服去佩馬議者不以為是孝宗之喪趙子真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逮終喪乃止論者以為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佩魚不中禮 談錄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黲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者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然以金為飾亦身之華也居喪

奪情不當有金銀之飾公遽謝不敏

起復非好事

石林過庭錄云至和間富鄭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昭陵意大向公必欲起復詔再下再力辭上以盧朱崖薛文惠故事切責有云以相國之尊而守匹夫之節任天下之重而為門內之私朕所不取也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嘗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

六疏辭

宋孝宗詔起復劉珙為宣撫使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帝為寢其詔

四學諫

宋理宗起復史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不天徘徊牽引轉移上心衷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從容就道初不見其憂戚之容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七人

宋學生與裒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皆不報

歷陳起復之非明李賢還京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入閣視事編脩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貶倫士論榮之

交劾忘親之罪明張居正奉旨奪情視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交章劾其忘親貪位居正怒王錫爵造喪次求解居正屈膝於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錫爵大驚趨出

原既葬不入庫門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注時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以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也

卒哭而復王事見前

節以忠全　情由禮抑　門內之治恩揜義　門外之治義斷恩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齊衰之喪

三月不從政　所宜移孝入忠　不可以恩掩義　公勤奉上宜從金革之虞　哀戚在中何必苴麻之飾

起復二

增啓梁任昉上蕭太傅奪禮啟曰昉往從末宦禄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靡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閬若無主所守既無别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

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
啟事陳聞
增表宋宋庠代李副樞乞終喪表曰遭喪奔赴奄集私
門餘喘窮號方迷魂榦猥蒙恩諭攽茵官聯聞命驚迷
撫心殞越伏念臣早由羈齒入服仕途先父勉臣以義
方教臣以忠盡俾其奉國不使顧私不圖瞻岵無日遘
閔終天藥劑隔於親嘗風木纏乎永痛靜言孤苦尤倍
尋常寧可冒四近之榮忘三年之愛而況心馳壟冢方

卜於始襄身遠几筵殆同於不祭苟容去職未謂乏人伏望陛下俯徇哀祈追收權典許終喪紀獲報劬勞庶敕人之風普均於有截先王之禮不廢於最靈顧竭餘陰永酬洪造　王淮辭免起復太宰表曰苫塊餘生已濵死所絲綸渙號俾服官班敕使薦臨德音下逮呼天號絶撫已驚迷伏念臣早偶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苦邈爾無依鞠育提攜逮夫有立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攀號泣血摧踴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窀穸

之事几筵是奉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哀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睿眷之殊常豈私情之所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馭臣念哀呰之方深況衰疲之已甚報親日少願終制以為期事國時長尚捐軀而未晚　又曰方席薪而枕塊於義為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悰薦布宸聽未回再殫罔極之情冀動蓋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

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亟自拓於大禍慈顔遽隔悲
隙駟之難留厚穸甫成倚苫廬而永慕庶畢哀惘之制
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
容豈可遵故事以蹈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
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寖成疾恙精神陡耗筋力
頓衰雖强使之造朝浚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
之照憫不移之愚追寢涣恩俾終祥禫則聖主得全於
禮貌而孤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日銘

肝鏤肺期報德於他時　劉珙辭免起復表曰泣血陳詞仰祈聰聽批章示訓尚閟俞音涕泗無從回皇失措伏念臣俄纓欒棘之悲永負劬勞之報呼天靡及觸地無容強食勝喪空驚過隙之駟感時追往更傷返哺之烏敢意敕使薦臨德音頻降雖君命召固難俟駕而行念人子情不忍短喪而出矧令耆老在上忠賢繼登外無兵革之虞內有禮樂之備則焉用於愚臣俾故違於典禮伏望陛下大明旁燭至德兼容俾酬慈母之恩俯

遂匹夫之志褒形一字已同華袞之榮誓畢三年庶免素冠之刺

恩服

原袁逢舉荀爽後漢袁逢舉荀爽不應及卒制服三年向苗舉桓鸞向苗舉桓鸞為膠東令苗卒弃喪終三年陸景為祖母晉陸景為祖母所育心喪三年周翼為郗鑒周翼為舅郗鑒去職心喪三年趙武為程嬰服齊衰三年公臣為管仲管仲遇盜取為公臣及死桓公使為之服韋泓託應詹晉書韋泓屬亂離依託應詹詹分甘共營伉儷及宅幷薦之詹卒制朋友服祭之終身傅燮為所舉傅燮

再舉孝廉聞所舉卒棄官行服

樂恢為郡守 樂恢為本郡吏太守坐法弃喪行服

龎濟為徐揖 魏徐揖請龐濟為主簿揖死送喪行服

增行服如所親 李大亮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

哀毀如大喪 孔帖云畢創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及卒妹為創服弟栩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

號哭如喪親 初齊王憲女棲居李綱厚恤之及綱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

丁潭為琅邪王 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遂用丁潭為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使除服心喪三年

追行喪服

原李燮 漢李燮父固為梁冀所害燮匿於人家得免十餘年梁冀誅乃還鄉里追行喪服與姊相見悲感路人

袁紹 後漢袁紹生而父卒遭母喪服竟又追父服凡在廬冢六年禮畢歸洛陽非海内知名不得見

劉臻 漢宗室東海孝王臻及儉並有篤行母亡皆吐血毀瘠至服練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重行喪制也

增蕭希甫 五代史曰梁袁象先為青州節度使以蕭希甫為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及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始知其母已死而妻袁氏亦改適矣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

服過制

原喪不除曾子問云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

期猶哭檀弓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行服六年後漢汝南薛包行服六年

庶母三年晉衛崇為庶母服三年顧和曰禮以執物成教心奪天屬之性今冒越皆下太常奪服

妻亡終喪盧欽字子若妻亡廬杖終喪不御酒肉劉寔不

妻卒並杖順帝時山陽太守王龔字伯宗妻卒與諸子並杖行時人議之以為罪

薛宣相駁漢薛宣字貢君為丞相弟脩為臨淄令後母卒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喪人少能行之兄弟相駁不可脩竟行服兄弟由是不和

薛勤何恨魏薛勤喪妻不哭曰幸不為夭何復恨哉

諡一

原說文曰諡者諡行之迹也　韋昭辯釋名曰古者諸侯薨則天子論行以賜諡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諡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諡其君故諸侯之諡多不以實　古史考曰諡禮待葬而諡所以尊名也其行善善惡惡為諡所以勉為善也　禮記曰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注作諡嫌以已尊加於父也　又曰幼名冠字死諡周道也　禮表記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

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注云謚以尊名爲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其大者以尊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大戴禮曰武王踐阼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行出乎己名出乎人　論語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春秋説題辭曰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所以追勸成德使尚務節

五經通義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其所行

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　晉中興書曰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曰近代以來唯爵得謚武官牙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兼備宜深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也

謚二

增唐上元元年尊太公望為武成王宋太中祥符元年加謚昭烈武成王　原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

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穆天子傳曰為盛姬謚曰哀淑人　增

唐會要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宋太中祥符五年追謚至聖元加謚大成曰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因之至嘉靖間改為先師孔子　原列女傳曰曾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曰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昔者先生君嘗賜之粟二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君嘗欲授之國相先生辭而弗為是有餘貴也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左傳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亡師于鄢以辱社

稷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既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增

晉太子申生卒晉人諡為恭太子諡始此 原 漢書曰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諡之景桓侯 諡法仁義行剛曰景辟土行遠曰桓

又曰賈山奏事曰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爾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窮二三十世也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　東觀漢記曰吳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治宅不起巷第恭儉如此病薨奏謚有司議以為武昭特賜謚曰忠侯　張璠漢記曰范丹中平二年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弔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二千餘人　增

賈充字公閭老病自憂謚傳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晉太康中卒博士秦秀以其奸回弒逆請謚以荒帝更曰武　王儉字仲寶卒禮官欲謚文獻王晏與儉不平啟上曰此謚自宋以來不加異姓因改謚憲

王通龍門人字仲淹四遊長安見隋文帝於太極殿奏太平十二策不報退居河汾教授生徒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楊侃職林唐貞元十五年故唐安公主賜謚莊穆則公主謚自此始及考唐高祖女平陽

公主起兵參佐已謚為昭𪔰髙帝女妻沈攸之子文和已謚為興憲則公主賜謚又非自唐安始矣　唐岐王範卒明皇贈謚惠文太子史斷云範乃明皇之弟而是時官又為太子傅顧以太子謚之顛倒不倫　唐宋王名成器後改封寧王名憲開元二十九年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呉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代宗時又追贈曰𪔰王　處士楊厚新都人少傳

父統業東漢順帝時徵至長安累官侍中拜議郎後稱病歸教授門生三千餘人卒年八十二鄉人謚曰文公

唐趙元亮字貞固少負志畧如隱者之操及卒其友魏元忠宋之問崔璩等謚曰昭夷先生　許敬宗在唐奸回取容忍心害理及卒太常博士袁思古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畤曰何曽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曽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

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　裴光庭字連城唐開元中為吏部尚書用人多循資格失勸獎之道及卒博士孫琬請謚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顔杲卿真卿從兄也唐天寶末為常山太守安禄山反城陷被執駡賊而死楊國忠用張通幽譖竟無褒贈真卿泣訴於上杖殺通幽贈杲卿太子太保謚忠節　顔真卿為賊所殺貞元中追贈司徒謚文忠　李晟破賊時咸寧公渾瑊亦

進取咸陽其功固不相下故其卒與晟同謚忠武　蕭
頴士字茂挻唐開元中舉進士對策第一尹徽王恒盧
異等執弟子禮受業門下號蕭夫子與李華齊名及卒
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　宋慶禮卒太常以其奸巧自
是謚曰專禮部員外張九齡駮之曰慶禮在邊陲二十
年邊亭晏然不當加以醜謚改曰敬　漢世母后無謚
高祖尊先母為昭靈夫人尊高后為昭靈后至明帝葬
陰太后始建光烈之稱然猶未以謚名也其後母后止

有二謚至宋仁宗時劉太后崩謚莊獻明肅則毋加四謚自此始矣　宋邵雍字堯夫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行世卒年六十七程明道銘其墓朱文公為之贊元祐中賜謚康節　陳瓘字瑩中號了翁紹興中特謚忠肅　戚同文字文約所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與之酬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謚堅素先生　明世宗時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

榮靜初死時内閣擬二謚御批俱用故得四字謚

謚三

原取善 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注惠善也節以一善言取其一大善以為謚號也浮過也

知行 閩其謚知其行

成德 穀梁云粜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徐邈注云成謂定其德之優劣

尊名 表記云先王謚以尊名鄭注云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信也

當實 崔駰議章帝謚云臣聞號者功之表謚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名當其實

受名 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則實稱不誣而已

太史掌 周禮太史掌卿大夫喪賜謚讀誄

大夫謀 楚恭王詳謚二

陳行迹 周禮太師職云大喪帥瞽

而廢作匿諡鄭氏注云廢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廢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諡

附豐功 孫毓諡議云大名必加茂實美號必附豐功

商臣加惡 傳云商臣弑其父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注禮既葬乃諡商臣忍人既弑父未斂而加惡諡也

子囊增名 君子謂楚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注謂諡君為恭

文者一言 白虎通云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諡高宗殷宗也質者以兩言為諡故湯死後世稱成湯也

帝后一體 蔡邕諡議云漢世毋氏無諡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諡法有功安民曰烈帝后一體禮亦宜同皇太后宜諡為和熹烈皇后

大夫會諡 白虎通云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諡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諡於君也

鴻臚奏諡 漢書云諸侯薨大鴻臚奏

謚誄策注曰誄策簡也

上古無謚抱朴子云上古無謚始於周家耳　中古為謚史記秦始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馬自今以来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增取孝為謚荀爽對策詳謚一　無爵而謚自王導始詳謚一　二字非褒一字非貶並詳謚四獨狐及議　門人私謚　鄉人公謚　後代追謚　訟請改謚並詳謚二　原別尊卑彰有德白虎通云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　生無爵死無謚郊特牲云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注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謚有七十二品 白虎通云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恵愛民謚曰文強理勁直謚曰武 議者百五十人 何晏魏明帝謚議表云案外内羣寮議宜曰明餘所執雖各不同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稱明者可謂衆也 彰明既往 沮勸將來

謚四

原表梁陸倕為張纘謝兄尚書謚靖子表曰亡兄夙搆皇慈早邀靈慶立言著績未酬天寵門衰祚寡遽辭昌運拊心摧恨私懐罔極日月告時幽埏寖遠王人猥集

佳冊光臨縈溢里庭恩沈松櫝
原書齊虞義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表象求謚曰表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峯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

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徽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原議晉張華晉文王謚議曰殊位盛禮實隆明德班爵崇寵亦光茂勲至於表名贈號世考洪烈冠聲無窮者莫尚於號謚也論功髙於禹稷比德邁於伊周　增唐許孟容德宗謚議曰皇莫大夫義軒帝莫加於唐虞姒氏商鎬亦續憲度咸紀名謚以揚昭光徽發揮茂耀如揭日月泥金方草仙鼎忽成汗漫無從希夷永閟哀同

軌之將會仰鴻名之可易鋪衍至賾錫乎無窮　賈餗
敬宗謚議曰七月將至同軌既集上稽國典傍考物情
約以經義合諸謚法表功節惠庶叶大中　蘇滌宣宗
謚議曰皇天平分盛王全用施雷雨之廣澤則庶物生
成務恩威之至仁則四海亭育遂使含靈受泰觸類知
懷美謚大名固當稱謂　杜宣猷懿宗先太后謚議曰
母儀夙著壼教自高夢日昭其休祥俔天表其鴻慶晦
曜未兆逢時乃彰殊榮不在於生前縟禮必行於身後

當海晏河清之日屬賔天上漢之朝故剏軫皇情之深
新阡赴丹禁之慟於是痛環珮之絶響感詩禮之無聞
爰詔近臣俾詠明淑神算添句用寫悲情豈八字之能
倫與三光而齊朗天文照臨哀榮兼極璇宫對立蘭殿
煥開想像如覆於玉衣肸蠁疑遊於金屋上仙之日都
人不轡於柰花追榮之辰國風空賦於荇菜秦原松檟
佳氣久凝漢后褘褕盛禮俄及道光前古德冠後宫發
睿感於賜衣軫孝思於遺鏡遂揚翟鞠之禮以慰昭靈

之慈　崔厦駮議郭知運曰若節度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譲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　故太保丞相贈太師苗晉卿謚議曰古者生以行觀其志歿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三字以表德貞惠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盖其跡大名盛則禮優謚崇　獨孤及重議呂諲謚曰昔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

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以冀缺之恪德臨事甯俞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立身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謚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而畧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樸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二字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何張良霍去

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畧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瀆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㢮一不可故曰文貞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謇正稱貞則遺其宏狹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準此皆有為為之也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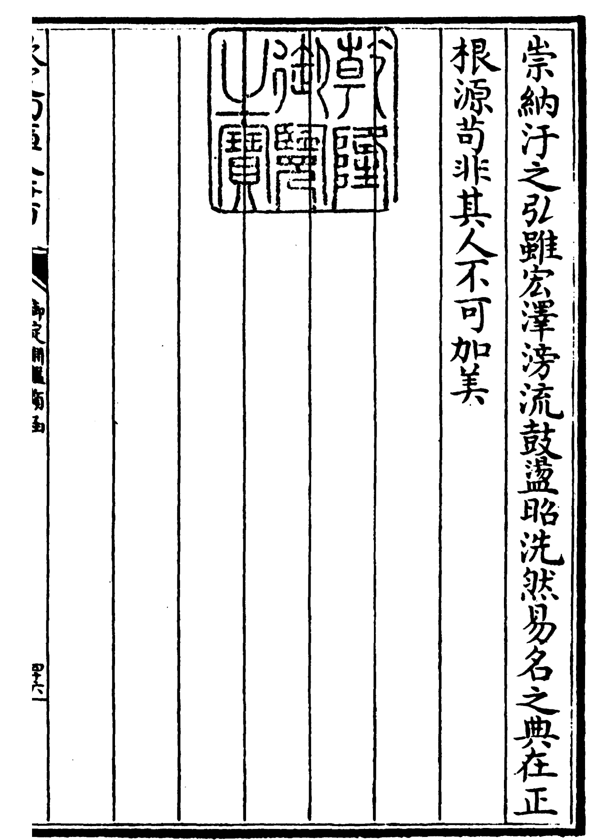
杜如晦謚成封德彜謚明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岑文本謚憲韋巨源謚昭唐休璟謚忠崔日用謚昭其流不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靚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王魏安釐秦莊襄楚考烈也杜如晦王珪已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

也　蘇端駁司徒楊綰諡議曰聖人立諡有公無私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諡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諡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通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諡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蘓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甚衆諡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公張說先朝辭翰之臣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　梁肅代太常荅蘇端駁楊綰諡議曰夫具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

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録其所長則舍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且聖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立言正色恥君不如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遺詔廷沮邪計其志明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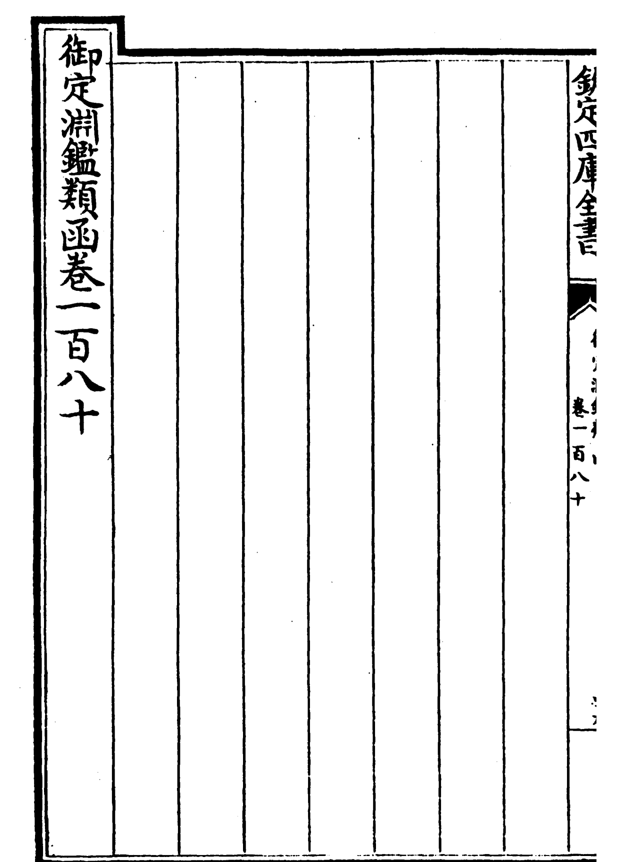
語曰無求備於一人蓋三公所以爲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周公之文宣父之德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絶矣安在一二蘇魏足爲定制乎　李巽駮尚書右僕射鄭珣瑜謚議曰夫文人者大則經緯天地次則潤色王猷周文以至德爲西伯季孫以道事其主咸謚曰文爲美無以尚也亦焉用兩字然後爲備哉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鄭公之謚爲文足矣焉用獻哉爲獻可矣焉用文哉　又李巽議曰夫謚

一字正也堯舜禹湯周公名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謚法不載或人臣不守彝章苟逞異端考烈慎靚是也或時主之權以功德加厚於臣也蕭何霍光房元齡魏徵是也不當加而僭也孔光劉寛薛元超李元紘是也三字過也貞惠文是也亦謚法所不載也古今無有也公叔文子謚衛君之過也衛之亂制也不然即記之失也以一美加一字即堯舜禹湯當累數十字以為謚也韋乾度駁左散騎常侍房式謚議曰聖上法維天之度



崇納汙之弘雖宏澤滂流鼓盪昭洗然易名之典在正

根源茍非其人不可加美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八十